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三十回 幸迷樓何稠獻車 賣荔枝二仙警帝

詞曰： 拭淚問造物，造物一何乖！盡道禍淫福善，暗裡有安排。請看獨夫殘暴，為什刀兵水火，只作小民災！慘血終日瀝，勞骨何時埋！ 歌擊壤，游鼓腹，安在哉？無情土木，不知磨碎幾多骸！謾道江山將破，樓上清歌妙舞，猶自醉金釵。天意已如此，世事不勝哀。——調寄《水調歌頭》

話說封德彝領了催督錢糧旨意，便日日發文書到天下各郡縣去催調。你想天下能有多少錢糧？怎禁得數年之內，這裡起宮，那裡蓋殿，東京才成，又造西苑；長城剛了，又動河工；又兼開市徵遼，也不知費過多少錢財！便有神輸鬼運，也不夠這樣耗散。就能點石成金，也不禁這般潑撒。況這些小民出產有限，供給自家身口，尚且艱難，怎當得千苛百斂、無了無休！有的時節，雖然捨不得，還要保全性命，只得剜心割肝拿了去，到後來沒的時節，好也是死，歹也是死，便持著性命去為盜為賊。此時天下已十分窮困，怎禁得又興大工！故這些窮百姓，沒法支撐，只得三五成群，相聚為盜。這裡一起，那裡一陣，漸漸聚集起來，小盜遂成大盜。中間少不得有幾個亂世英雄豪傑。故竇建德在漳南作亂，李密在洛陽猖狂；瓦崗寨有翟讓聚義，山後有劉武周稱雄。盜賊紛紛蠭起，煬帝全然不知，終日還只是嚴旨催造宮室。正是：

民已歸淵久，君猶為癩驅。
不然千萬世，何以只須臾。

按下百姓紛紛為盜不題。且說項升在宮苑東邊，選了一塊高敞之地，終日命工調匠，照著圖樣細細的起造。只因宮室要造得精美，裡邊的透迤轉折處多，工程浩繁，把一個府庫都調得乾乾淨淨，天下的骨髓都刮完了。整整興了一年工役，方才製造得完。雖然費了錢糧，卻也造得精工華美，窮極天下之巧。外邊遠望，只見樓閣高低相映，畫棟與飛甍，隱隱勾連。或斜露出幾曲朱欄，或微窺見一帶繡幕，珠玉的光氣，映著日色，都漾成五彩。乍看見，只道是大海中蜃氣結成，決不信人間有此。到了裡邊，一發稀奇，正殿上花檠繡栊，不要說起。轉進去到了樓上，只見幽房密室，就如花朵一般，令人應接不暇，前遮後映，各有一種情趣。這裡花木扶疏，那裡簾櫳掩映。轉過去，只有幾曲畫欄，依依約約，折轉來，早斜露出一道迴廊。走一步，便別是一天；轉轉眼，就另開一面。前軒一轉，忽不覺就到了後院。

果然透迤曲折，有愈入愈奇之妙。況又黃金作柱，碧玉為欄，瑤階瓊戶，珠牖瑣窗，富麗無比；千門萬戶，回合相通。人若是錯走進去，就轉一日，也莫想認得出來。真個是天上少，世間稀，古今沒有。有詩為證：

天子行宮幽且奇，瑣窗繡戶壓雕帷。
香風曲曲吹難到，碧月深深照不知。
魂縱未銷應斷續，夢雖有主亦透迤。
君王盡日貪歡耍，行過回廊也自疑。

項升製造完了，忙請煬帝親臨。煬帝車駕一路行來，遙望見形勢新奇，縹緲間就像神仙洞府一般，十分幽異，一片遊魂，先引得悠悠蕩蕩。及到了裡面，見錦繡秀映，萬折千回。幽房與邃室婉轉相通，一步步皆有花迎柳引之妙。煬帝遊賞了半日，只見這裡一派洞天，那裡一片福地，竟不知身在何處，直喜得他七顛八倒，不知著落。因對項升說道：「你如何有這等巧心，真可奪天地造化之工矣！」項升道：「還有許多秘密之處，萬歲尚未曾游到。」煬帝道：「卻在哪裡？」項升又將煬帝引了入去，左一穿，右一折，又不知有多少幽奇去處。

到了一處，分明水窮山盡，不知怎麼一曲，又有許多妙境，煬帝大喜道：「此樓曲折之妙，不要說共人到此沉冥不知，就使真仙來游，亦當自迷也。可取一名，就叫做『迷樓』。」隨叫項升領眾宮人，細細地記認了來蹤去跡，又叫左右傳旨吏部，賜項升五品官職，又叫太監到內庫支絹一千匹，賞與項升。項升謝恩，歡喜辭出。

煬帝這一日竟不還宮，就自在迷樓中住了。隨召吳絳仙、袁寶兒一班美人來承應，又發詔選良家十二三歲的幼女三千，到迷宮充作宮女。又在樓殿上鋪了四副寶帳，都是象床雕枕，繡褥錦茵，百般奇異服飾。在內又起四個美名，第一帳叫做散春愁，第二帳叫做醉忘歸，第三帳叫做夜酣香，第四帳叫做延秋月。不分日夜，與眾美人逞淫縱欲，只除了吃酒，其餘無一時一刻不在四帳中受用。又叫宮女，將上好的水沉香、龍涎餅，四角上燒將起來，煙氣霏霏，使外邊望著就像雲霧氤氳之狀。煬帝常笑說道：「便是瑤池瓊島、神仙境界，料也不能過此。」不多時，幼女三千俱已選到。煬帝看了，就都是些乳鶯雛燕，嫩柳新花，滿心歡喜。都叫她穿上輕羅薄紗，打扮得裊裊婷婷，就如仙子一般，分散於幽房密室之內，叫她焚香煮茗，伺候聖駕，不時遊幸。正是：

深宮幽邃日迷春，已覺風光萃此身。
尚有遊魂銷未盡，重教選入斷魂人。

煬帝自得三千幼女，欲心愈蕩，便日日到各幽房去玩耍，快不可言。只恨這幽秘去處，都是透迤迤迤，曲曲折折，穿花拂柳的徑路，或上或下，或高或低，乘不得車，坐不得輦，抬不得肩輿，都要自家走來走去。煬帝日夜遊幸，雖然快樂，也未免行走費力，然沒法奈何，也只得罷了。誰知名利之下，偏有許多逢迎獻媚之人。只因項升造迷樓，便做了美官，早又打動了一個人的利心。這人姓名何稠，原是獻御女車與煬帝的何安的兄弟。因打聽得煬帝宮中遊幸，只是步行，他便弄聰明、逞奇巧，制了一個轉關車兒來獻。這車兒下面，用滾圓的輪子，左右暗藏消息，可以上，可以下，登樓轉閣都如平地一般，轉彎抹角一一皆如人意，毫無滯澀之弊。又不甚大，一人坐在上面，緊緊簇簇，外邊的輪軌，一些也不招風惹草。又極輕便，只消一個人推了，便可到處去遊幸。又製得精工富麗，都用金玉珠翠綴飾在上面，其實是一件鬼斧神工的妙物。正是：

莫道天工巧，人心有鬼神。
謾愁宮徑曲，請上轉關輪。

何稠製成了，忙推到迷樓來獻與煬帝。煬帝見了大喜，隨坐在上面叫了一個內相推著試看，果然快便如風。左彎右轉，全不消費人氣力，上樓下樓比行走還快三分，煬帝喜之不勝。隨叫何稠說道：「朕造這迷樓，幽奇深邃，十分可愛。只苦於行走艱難，今得此車，可以任意逍遙，皆汝之功也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何稠奏道：「微臣叫做何稠。」煬帝猛想起說道：「朕向日初幸江都，有一個何安，曾獻一駕御女車，此人可是一家？」何稠說道：「就是臣親兄。」煬帝道：「原來就是弟兄，難怪此車造得巧妙。」何稠奏道：「向日臣兄所進御女車，取其寬大。只好途中御女，若要宮闈中用，還不見妙。容臣再另造一駕上用。」煬帝歡喜道：「但凡巧妙的，都制了獻來，朕自當重賞。」隨叫左右先取千金賜與何稠，俟御女車來，再加官職。何稠謝恩而去不題。

卻說煬帝有了轉關車，便叫一個小內相推了，終日在迷樓中行樂，就像嫩柳中一個黃鸝穿梭來往，也不知幾時為日，也不知幾時為夜，經旬履月，只是昏昏沉沉與眾美人宮女淫蕩取樂。一日，煬帝因請蕭後賞花，多飲了幾杯，醉後又被淫事傷了，次日忽然病起酒來；一個頭就像有幾十斤重的一般，再也抬不起來。心下只是泛泛要嘔吐，睡在床上，十分難過。正是：

吟詩快活愁，害酒風流病。
莫言今日苦，昨夜卻高興。

煬帝苦不過，忙叫袁寶兒將迎筆花拿了來聞，指望醒酒。誰知脾胃被酒淘壞，又兼淫欲過度，精神疲憊，支持不起。花的氣力淺薄，如何解得滿肚皮爛糟丘，正所謂一杯水救不得車薪之火。煬帝將花拿到鼻子上，聞了又聞，嗅了又嗅，全然沒些應驗。弄了

一會，轉覺噁心上來，只得把花丟去，依然睡倒。只睡到晌午時，忽思想閩中的鮮荔枝吃，隨叫近侍去尋。近侍奏道：「這江都地方，去閩中二千餘里，如何一時能有？」煬帝道：「你只傳旨去尋，江都乃繁華之處，或者民間也有。」

近侍不敢再奏，只得傳旨叫三五十個內相，分頭去尋。眾內相領了聖旨，忙到都市中，東家也訪訪，西家也問問。都回說道：「不要說隔著兩三千里路程一時不能得來，荔枝是秋天出的，如今方春，荔枝才開花，就到閩中，也不能有。」眾內相尋了一會，沒奈何只得折轉身來回旨。剛走到宮門前，忽見一個道人，生得長長大大，一個道姑生得標標緻緻。兩人都打扮做神仙模樣，飄飄然從對面走來，手中拿了一把大掌扇，扇上寫著兩行大字道：「出賣上好醒酒鮮荔枝。」

眾內相看見，忙走上前問道：「老師父鮮荔枝在哪裡？我們要買。」道人笑說道：「荔枝有便有，只是價高，恐怕你們買不起。」眾內相笑道：「老師父要多少錢一斤，就買不起？」道人道：「俺這荔枝，與眾不同，不論斤賣，要一千兩銀子一個。」眾內相俱大笑道：「怎麼就要許多銀子？」道人道：「我說你們買不起。」搖著扇子便要去，眾內相慌忙攔住道：「老師父不要性急，一千兩銀子一個也是小事，你且把荔枝拿與我們看看。」道人道：「有了銀子，便與你看。」眾內相道：「老師父你不要看錯了，這荔枝乃當今萬歲爺要買，難道怕少了銀子不成！你若只管爭價，萬歲爺曉得了，惱將起來，恐怕連性命也難保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俺們乃神仙弟子，方外之人，又不食他的水土，要管俺們，好一難哩！」眾內相道：「你雖出了家，難道皇帝就管你不著？」

道人正待開言，只見那道姑說道：「既是當今皇帝要，就送了他罷，何必只管爭論！」眾內相都喜歡道：「還是這位女師父說得有理，若肯送與萬歲爺，萬歲爺吃了歡喜，少不得也要賞你銀子，決不白要。快拿出來，萬歲爺等久，我們要去回旨。」道人說道：「既然要送，必須當面方見個人情。」內中有兩個內相就要領他進迷樓去，又有兩個暗暗說道：「你看這兩個道人，都是隨身衣服，單單薄薄，又沒個籃兒罐兒，荔枝放在哪裡；或者是聽見我們尋荔枝，故意寫這個招子在扇子上捉弄我們。倘然帶了進去，一時沒有荔枝，皇帝面前，不是兒戲的！」又有幾個說道：「我們空手正難回旨。莫若且借他去搪塞一回，有荔枝沒荔枝，現有扇子作證，料不是我們說慌，怕怎的！」在家都說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遂一齊簇擁著道人同進宮來。

到了殿上，留幾個看守道人，分幾個進去報與煬帝。煬帝此時渴想荔枝，恨不得一時到口，卻又自料必無。忽聽見兩個道人有的賣，心下十分歡喜。又說道：「既是道人有，賣也罷，送也罷，何不竟拿進來與朕吃。」眾內相奏道：「道人扇上雖寫著出賣，卻二人都是空身，不知放在何處？及問他取，他只說要親見萬歲方有。奴婢等沒法，只得奏知萬歲。」煬帝聽了，只得忍著頭眩，叫眾美人扶在轉關車上推了出來；到得殿上，只見許多太監簇擁著一個道人，一個道姑，立在階下，煬帝定睛一看，只見那道人，生得魁偉軒昂，飄然有出世之姿，與尋常的黃冠羽士，大不相同。怎生打扮，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柳葉雲巾蕩漾，梅花鶴氅翩跹。黃絲絛子帶雲煙，草履天涯踏遍。碧眼一雙湛若，長髯三縷飄然。分明瓊島散神仙，不得道人顏面。

煬帝再將那道姑一看，雖道妝雅素，不點鉛華，然一種婷婷仙骨，自勝似人間萬萬。也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姑射紫芝作骨，瑤池白雪為膚。丹霞縹緲貌仙姑，不許紅塵點污。青漢行來風馭，碧天歸去雲扶。伴她明月不嫌孤，別有玄中夫婦。

眾內相看見煬帝駕到，隨將道人、道姑擁上殿來。他二人見了煬帝，也不行禮，只將兩隻手合起來，把腰略彎一彎，頭微點一點，說道：「道人稽首了。」煬帝道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你雖然是玄門弟子，見朕也該行個大禮。」道人道：「野人行禮不慣，望陛下恕罪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也罷了。朕今日病酒，偶思鮮荔枝，你既有的賣，可拿出來，朕買你的。」道人道：「陛下的帑藏有限，不消買了，貧道相送罷！可將盤子來盛。」煬帝因想荔枝甚急，也不管他語帶譏諷，隨叫左右拿盤來盛。左右慌忙取了一個白玉冰盤，用雙手捧到道人面前。道人也不慌，也不忙，隨將手到袖中去一個一個取將出來。不多時，早取了一盤，都就像枝上才摘下來。左右獻與煬帝，煬帝仔細一看，只見：

金盤滴滴排朱果，紅殼瑩瑩裹玉漿。

不獨桃花好顏色，脂凝膏滑有餘香。

煬帝看見顏色紅鮮可愛，滿心歡喜。隨叫美人用纖手剝了來吃。剝開時，就如水精，吃在口裡，就如絳雪。到得舌上，不消咀嚼，便都化了，其味馨香，甘美異常。煬帝吃了一個又一個，須臾之間，一盤有三五十個，不覺都吃完了，甜甜美美，喜不可言。一會兒滿腔宿酒都不知往哪裡去了。煬帝心下十分爽快，隨對道人說道：「這荔枝十分鮮美，你道人家如何得有？」道人笑道：「陛下說差了，道人家的乾坤原大，帝王家沒有的，自然是道人家有，怎麼講如何得有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慣是道人家要說大話，你偶有了幾個荔枝，便連朕帝王富貴都褒貶起來。你且看朕這迷樓中，是何等富貴，不要說你兩個雲遊道人，夢也不曾夢見，就是世間真真有一個神仙，實實有一個蓬萊閩苑，恐怕也到不得這樣田地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：冰蟲不可言夏，螻蛄不知春秋。陛下不曾認得神仙，如何知道神仙家的受用。今日守著這幾間木雕泥畫的房子，便誇張做偌大事業，不知入了俺道人們眼中，只好付之一笑。」煬帝笑道：「這些套話兒，都是道人們在山谷中，啃草根樹皮時，演習來的，料想富貴無分，不如轉把富貴說壞了倒還好聽，也還好哄騙愚民。若使這些繁華富貴真叫他受享半日，只怕魂要斷、骨要消，這張寡嘴再開不得了。」

說罷，對著眾美人哈哈地大笑起來。道人道：「陛下說的都是假的，若以俺兩個道人看來，這些不耐久的膏脂，容易盡的錦繡，就要把人迷惑，還只怕不能夠。」煬帝道：「真與假一時也辨不出。只朕這迷樓中，有一十二重台閣，二十四座亭池，三十六間密室，七十二處幽房，一百零八所雕闌，三百五十六層繡闌，還有無數的曲檻迴廊，還有許多的朱欄翠幌，內中千門萬戶，都是婉轉相通，逶迤相接。朕常說就有真仙來游，亦當自迷，故起名叫做迷樓。你兩個道人，既會說大話，必定有幾分手段。朕今日就與你打一個賭賽何如？」道人道：「陛下要打什麼賭賽？」煬帝道：「就與你賭游迷樓。這迷樓中，你若有本事，一層層，一處處，都去游遍，不許少了一間，不許重了一處，走得進去，又轉得出來，清清白白毫不昏迷，朕就認你是真神仙，另蓋一所觀宇與你住，歲給祿米千石，免你雲遊抄化之苦。若是進不去，出不來，轉的頭昏眼花，那時卻不要怪朕，就問你一個狂言罔上之罪，剝去道衣，發回原籍，養馬當差。這個道姑還生得俊俏，便要沒人宮來，備朕的枕席。」

道人聽了，嘻嘻地笑著，連說道：「這個使得，這個使得！」只見道姑對道人說道：「我們好意送荔枝與他，他倒胡纏，說起瘋話來。此時唐天子在晉陽樓上，與舊宮人吃酒作樂，兀自不知，卻要思想別人。我們何不去了，只管在醉人面前說醒話怎麼！」道人道：「遊戲片時，卻也無礙。」煬帝聽了，對眾美人大笑說道：「他們思量要走了，如今卻怎生去得！」隨叫近侍催促去游。正是：

君王不識神仙妙，苦認繁華當一奇。

好似花房蝴蝶戀，不教春色與人知。